

## 文艺工作者的自我要求

■林森



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里，体验到盛唐之光芒万丈。我们更能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看见盛唐转衰的时代悲音——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文学、艺术都必然体现出某种时代特征。对于当前来讲，我们处在新时代，其书写肯定会带有当前的时代特征。所以，文艺工作者如何理解、感受当前这个时代，就考验着我们的思想力。我们通过各种学习，领会时代精神，这是对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最高要求，可在某种程度上，这又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很多作品里只有对时代精神的生硬图解，这样的创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作品将此当成了创作的全部，而忽略了文艺的某些特点——比如说，文艺要讲究艺术性、有细节描绘、有情感起伏，才能感染人、打动人。一首歌要传扬开来，得有曲调的婉转、歌词的动人、演唱者的情感投入，而不仅仅是一些热词的生硬组合。其他艺术门类也一样，古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过于直白、生硬的创作，层次太低，文艺家要努力提升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文艺作品和新闻宣传毕竟不同，需要有更高的讲述技巧，才能打动人、感染人，成为经久不衰的优秀之作。

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更要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意识和宽广视野。每逢重大的时间节点，总会有很多文艺工作者创作相应的文艺作品，这其中会产生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我觉得，仅仅是踩着节点的创作还不够，这些作品由于时间赶、任务急，缺乏足够的时间去打磨、斟酌、修订，有些作品往往十分粗糙，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没有流传开来的生命力。文艺工作者要有前瞻意识和宽广视野，才能拥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准备材料、投入创作、进行修改，使作品趋于完美。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七一”前夕，海南琼海潭门的渔民王书茂获得了“七一勋章”，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之下，他的故事开始广为人知，相信会有很多艺术家以他为原型，创作各类文艺作品。但是，因为各种新闻报道已经出来，相关的文艺创作在匆匆中立刻跟进，很多作品就会缺乏沉淀和思考，浮于表面，感染力甚至比不上新闻。我在10年前就觉得海南的海洋题材应该引起重视，这和中国的农耕文学传统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象，需要作家去开拓，于是我一直在搜集相关材料。我2017年完成，2018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9期的中篇小说《海里岸上》，就是以潭门镇渔民生活为书写对象的作品。在这

篇小说中，对于海洋生活的书写，对渔民的悲欢离合和劳作艰辛的刻画，不仅仅是要表现他们的生活，而是要通过对其生活的书写，记录下我们中国人在南海生活的痕迹和历史，这是某种意义上以文学宣誓我们的主权。匆匆的书写、手忙脚乱的赶工，很难出来让人满意的作品，因此，就需要文艺家深刻思考，有前瞻性的眼光，有足够长的准备期。

文艺工作者要静下心来，耐得住创作的寂寞，多一些独处的思考。文艺创作是体力劳动，更是脑力劳动，是需要投入脑力创意的体力劳作。但是当下社会太热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层出不穷，这样的活动对于文艺作品的传播可能是有好处的，但对于文艺创作则未必。每一件文艺作品出炉，都需要创作者投入巨大的心力才能完成，可过于热闹的氛围，往往让文艺工作者没办法静下心来，花费在阅读、思考、创作上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会充满浮躁和浅显。过于热闹，文艺家们也难免被各种名利所裹挟，会动摇文艺创作的初心。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定力，真正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文艺创作中，让沉甸甸的作品来说话。

(作者系青年作家、《天涯》杂志主编)



张维阳

## 伟大历史的坚实佐证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顾百年光辉历程，总结百年奋斗经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对百年历史的剖析和反思中，汲取力量，明确方向。历史是时间的骨骼，而文学则填充了时间的血肉，宏大的政治判断和历史概括需要史实的支撑，也需要文学的表现和佐证。对此，我深有感触。

日前，辽宁省作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集中推出了《静静的鸭绿江》《铁血旅顺》和《百年颂》三部作品，深入历史的细部和普通人的命运，以文学的方式表现民族的百年遭遇和国家的百年变迁，呈现了党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成就。

《静静的鸭绿江》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作者通过书写志愿军老英雄孙景坤的传奇经历和感人美德，塑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党的历史贡献和功绩，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共产党员来完成的，这些具体的党员，承载了党的信念与传统，代表了党的作风与形象。在孙景坤身上我们看到，共产党员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符号，更不是什么身份和地位的名片，而是信念、纪律和美德的集合，正是千千万万个孙景坤这样的默默工作和奉献着的共产党员，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如此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孙景坤老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是一位战斗英雄。在和平年代，他返乡务农，带领乡亲们开展农业生产，抗击灾情。改革开放后，他又顺应时代潮流，带头为家乡的发展寻找出路，搞副业，办工厂，把村民的生活搞上去。在这一为老百姓找出路、谋福利的过程中，他深藏功与名，甚至和他并肩劳动几十年的老伙计都不知道他在战争年代的光荣事迹。在年纪大了之后，他不求名利，主动隐退，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对于子女家人，他严格约束，甚至显得刻薄，但对于群众，却毫无保留地帮助和扶持，表现出老一代革命者无私而高尚的品格。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胸怀，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操守。

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孙景坤具有鲜明的特点。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坚决执行党的命令，同时又是一个头脑活络，不乏个性的人，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作策略。在灾荒侵袭的困难时期，他没有让乡亲们饿肚子，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普遍犹疑的氛围中，又能马当先，挺身而出，积极地为乡亲们蹚路，可以说，孙景坤是一位既忠诚又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党员，这一形象对塑造党员文学形象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思路。

《铁血旅顺》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旅顺自古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表现了东北人民在中国迈入现代过程中所承受的屈辱与疼痛，以及面对苦难和凶险所展现出的勇敢与顽强。

近代以来，旅顺这片土地是中国被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欺凌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中华民族遭受了最深重的屈辱，在这里也涌现了众多可歌可泣的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浴血抵抗的感人故事。旅顺是东北的一道伤疤，也是一枚勋章，这部作品通过对旅顺这座城市的书写，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东北历史的丰富与厚重。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际化的视野，作者在地缘政治和世界历史背景中去讲述近代以来旅顺这座城市的经历与遭遇，作者的叙事格局决定了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旅顺这座城市的历史，更是将旅顺作为一个观测现代中国的视点，通过旅顺的遭遇，呈现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清廷权力中枢的内斗、派系的纷争、行政体系的空转与崩解、侵略者的阴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算计与博弈在这部作品中都很好地被呈现了出来，通过旅顺，作者展示了半部中国近现代史。这部作品有文学的表达，也有历史的考据，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历史作品。在既往的文学或者历史著作中，东北大多被认作是边地，把在东北发生的事件，作为中国历史叙事的背景或者陪衬，而这部作品从旅顺看东北，从东北看世界，这种视角具有鲜明的家园意识，带着对东北的深厚的情感，使这部作品独特而富有情感的温度。疼痛的历史与繁荣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繁荣富强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百年颂》是一部散文集，辽宁作协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建党百年主题征文，从千余篇作品中择佳作集成，就是这部《百年颂》。作者们力避虚浮空泛的叙述，有些回顾个人的成长历程，有些书写祖辈、父辈的人生经历，还有些记录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每一篇都根据真实的人物与事件进行创作，充满了历史的细节，将对党史和国史的认知融入到具体的家事和个人际遇的讲述当中，使文章丰满充实而情真意切。文章中的人物，有大学教授、作家、民主人士，也有村干部、教师、医生、战士、工人和农民，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通过对他们命运和事迹的讲述，生动地呈现了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百年来整体性的变迁。书中的人物有些做出了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事业，被后人铭记和敬仰，更多的则朴实而平凡，踏实地奋斗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贡献也许有着不小的差异，但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情感，对家国重任的担当，则是一样的。作者们通过叙述传达出，是党的影响和教育，给了他们责任感、担当意识、奉献精神和勇气，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重塑了国人的精神，进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使国家团结稳定，繁荣富强。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其间的曲折与艰难，荣耀与辉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辽宁的作家们通过书写与党的奋斗历程相关的具体的人与事，形象地展示了党的精神与力量，以细腻的笔触为伟大的历史做出了坚实的佐证。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用文学的表达呈现历史进程

■蒋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赋予了青年人别样的期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

100年后，在这条初心不改而又愈加宽阔的道路上，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要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作为青年人，我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创造者；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我们还具有未来的书写者与传播者等多重身份，需要继续孜孜不倦地探索与发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11次提到“创造”一词，可见“创造”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要性。《现代汉语词典》中，“创”指“初次制作”。创造的本源与文明相关。中国神话中的女娲便是以泥土仿造自己抁土造人，创造并构建了人类社会。在《说文解字》里，“创”本写作“𠄎”，因为“井”在远古是一种常见的人类创造物，其中井为意符，“办”为声符。

井的创造标示着人类文明的另一种觉醒。远古时期，人类聚水而居，有了河流便有了文明。如同古巴比伦文明起源于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古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与恒河，黄河哺育了中华文明，四季变换更替，历史如水流般潺潺得以周而复

始。然而当河流不再满足人类向内陆的扩张时，我们便创造了“凿井”这一方法，伴随着它日常的使用，它的形式也如艺术雕塑般千变万化，从土井、木井到陶圈井、瓦井与砖井，文明至此获得了更大的移动与传播空间。夏商西周为土井；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陶器兴盛，有了陶圈井；汉代烧砖，砖井居多。人类的所有故事，人类那些年月里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都与那口井的形状、材质、高低、地域有关。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转星移几度秋。”后来“𠄎”字逐渐被“创”字替换，但那把刀刃仍然保留了下來。这样的演变过程或许还包含着一种丰富的变化，“创造”将不再仅仅是指手工意义上的敲打与雕刻，它还是一种形而上的刻画，即艺术在于刻画。人类早期艺术的形式是遵循“生命”概念而创造，千百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公元前1345年的那件雕刻作品《阿克纳顿和妮菲尔提提抱着孩子》前时，它不再是冰冷的石头，它镂空的缝隙中栩栩如初地向我们传递着那个空间的存在与死亡，图腾与崇拜。

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创造”即是打一井，井的深度和宽度以人类的眼睛和需求而丈量，带着时代的体证与温度，在时间和真理的检验中朝着历史的纵深处延展。奥尔罕·帕慕克在演讲稿《父亲的手提箱》中说，写作就是“用一根铁钎去凿一口井”，这是

一个惊人相似的比喻，让人不禁联想到中国古代文明与当下文明的一种交错，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期待艺术创作中这种超越时空和地界的不谋而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福楼拜说，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出来。”初心易得，始终难守，艺术的缝制与穿透应如那根缓慢但却尖利的针，以具象可测量的创作时间锻造，探出的却将是深远、无限、永恒生长着的历史想象与历史时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在任何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我们的书写和创造，都不仅仅关乎“我”，而是深刻勾连着“我们”、勾连着“人民”。这里的“人民”，是普遍而历史化的、也是具体而鲜活的。艺术家在进行创造的时候，思考的不再是“个人的永生”，而是整个民族以及人类命运在当下这个时刻的永生。当我们书写创作的时候，我们的视



野宽度和思考半径不仅应是一两百年后，还要争取延伸到一两千年后，要能够让那个时代的人更详尽地了解我们这个时代，了解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我们民族的复兴与梦想，以及我们还有我们的先辈曾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生活过。

书写与艺术的表达作为一种古老的方式，在时间的进程里并不会被淹没，反而会越来越清晰地获得与凸显。蝉鸣进入了岩石，它将会在宇宙的暗淡处照亮美，在破灭中寻找真与永生，它既然征服了空间，它也就征服了时间和历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广阔深远的历史维度里亦如是。

(作者系青年作家、《十月》杂志编辑)

## 青年网络作家的时代责任

■七月新番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召集了来自全国各地一共32名“90后”网络作家，汇聚于北京，我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十分荣幸。

这三天里，我们首先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感受到了国家对青年人的期盼。又聆听老师们的精彩授课，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技巧。这次学习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明白了青年网络作家的时代责任。

不论生活在任何国家和社会，文学创作都和时代紧密相连，没有法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就没有雨果与巴尔扎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催生了俄国一批优秀作家；拉丁美洲苦难的历史，催生了《百年孤独》等作品。世界文学如此，中国文学亦如此。回望100年前，中国挣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里，被列强踩在脚下，人民没有人的尊严、人的幸福。穷则思变，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优秀的知识分子们试图寻找新的文学样式，从内里改变中国，他们用白话文来写作，还引入了一种新的载体：报刊连载。

1921年12月4日，一篇叫做《阿Q正传》的小说，在《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引发无数人“追更”，它的作者是鲁迅先生，他的作品可谓硕果累累。回望过去，鲁迅先生，还有茅盾、巴金、郁达夫等作家，他们没有辜负身处大时代的责任。而今天，世界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势风云变幻。中国经过革命

与社会主义建设，实力与日俱增，就像巨人的肩膀，我们普通人站在上面，得以平视这个世界。

当初在中国种下的新文化之种，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但是否结出了甘美的果实呢？

当然有，《白鹿原》《三体》等优秀作品不少，但相对于中国的文化体量而言，还不够多。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与国力的强劲，也会带动文学艺术的飞跃，类似的佳作以后肯定会更多，而且它们一定能从网络文学中诞生。

在这一期32名学员里，除却作家这个身份，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人自言曾经是空调工，调侃地为自己取了“我会修空调”的笔名，创作出了令人如痴如醉的作品；有人是来自基层的警察，经手过一个普通却又让人心酸的案件，将这些真实事件融入自己的小说，看得读者潸然泪下；还有人医学博士，在书中描述了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有人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决定以非遗文化为题材……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是人民的作家，应该书写人民喜闻乐见的故事，我们拥有最肥沃的创作土壤，脚踏着地，不曲高和寡。我们积极拥抱任何让故事精彩的技巧和手法，灵感来源于电影、动漫甚至是游戏，广纳百川，紧跟时事。我们也勇于尝试各种设定，创作了一个个或现实或离奇的世界，这就是过去20多年，我们能够



中国文学这棵大树上百花齐放的原因。

正因为网络文学的勃勃生机，才被国家越来越重视，有了这次集中学习。主办方希望我们能给我们一些方向和帮助，让网络文学早日精品化。汲取时代故事之营养，吸收国家照耀之阳光，方能早日结出硕果。所以，传承红色精神，书写伟大时代，这就是我们青年网络作家的责任。

就我个人而言，我首先是一名历史系硕士，因为专业所长，开始时尝试了创作历史小说，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过去6年，创作4部作品，总字数超过了1000万字，在历史观和舆论导向上，始终坚持人民史观，尽力还原古代的细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曾沾沾自喜。

现在经过学习，我深刻反思，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小说的“穿越”嫌疑，给读者带来代入感和身临其境的同时，也有许多弊端。比如涉及改变历史进程的历史虚无主义，会误导一批历史观尚未成熟的读者。

我自己也曾想过改变，但因为毕业以后直接进入全职写作，毫无工作经验，对目前提倡的现实主义题材始终保持敬畏，不敢轻易触碰。但现在，通过与老师、同行们的频繁交流，吐诉自己的焦虑与困扰，我的思想上有了转变，决定走出舒适区，去尝试创作更优秀、更有意义的作品。

这不仅是思想上的转向，还要具体到行动上。我的家乡在云南，这里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多民族生活方式的素材宝库，我一直想写相关故事，但又怕太小众，始终没勇气动笔。利用这个契机，我鼓足了勇气，接下来，会通过调研，查阅有关讲堂、护国战争、滇军抗日、民族团结等资料，加以整理，写下一系列讲述近代云南革命的现实题材作品。这是我愿意用未来五年、十年去努力尝试的事业和理想。

总之，利用自己所长，讲好中国故事，如此才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希望下个100年中的青年人，回望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时代，依然能看到流传下来的网络小说精品。而我的作品，便可以是这些硕果中的一颗！

(作者系青年网络作家)